

重修兩淮鹽法志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三

雜紀門

藝文

今之行鹽昉於最古者略有三端攷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其其苦鹽散鹽賓客其其形鹽散鹽杜子春注讀苦爲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按今淮北曬鹽味略苦似之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鄭康成謂散鹽鬻水爲鹽按今淮南煎鹽似之此鹽色之始也管子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禹筴之商曰

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給之鹽筴百倍歸於
上此引票之始也史記貨殖傳吳自閩閩春申王濞三
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
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又鮑昭蕪城賦云萐貨鹽
田按蕪城謂今之揚州此鹽場計畝之始也今錄藝文
不多取於古遠以求切於淮鹺事實則宜錄

國朝文閒及前代又以補志中行鹽法所未及凡鴻篇鉅
製各以類從網羅散佚亦貴折衷庶禹筴之書有質有

文亦爲博古通今一助云志藝文

恭讀古今圖書集成鹽政後有藝文

一門茲敬遵其
例錄爲是編

論著

宋

黃履翁論鹽法之弊

夫鹽者民之日用不可闕大農國計之所仰惟淮海解池最資國用蜀井自贍一方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國朝淮鈔未行置倉建康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爲便彼之回船得鹽爲利國不匱而民亦足費省而利饒此李沆之良法也自蔡京秉政轉般法壞始則俾商賈入納於官而爲鈔法以遠近爲差終則俾商賈已納其錢鈔復不用

而折閱益甚此海鹽之法壞於蔡京之手國初解鹽通商陝京爲便商以納錢之鈔輸貨務官以給鹽之鈔存解池公家無輦運之勞民用無泥沙之雜契丹以鹽奪課則防之西夏以鹽入界則禁之公私通融君民便利此盛度之良謀也自蔡京用事解之鹽法盡廢而滄之鹽價復踊西北之鹽鈔多剩而榷務錢鈔復阻况以雨水不常地脈消耗此解鹽之法復廢於蔡京祖宗以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貢入常多故不思以鹽之利而重困之邛州一旦減鹽井之課至一百萬此王堯臣力言蜀井之不可權也夫何王宗望小人以南賈之利而損國

家之體庸蜀之鹽始榷矣祖宗以河北自安史之亂舊臣竊有其利因而以鹽定稅固無再榷加以河北兩地彌望非如蜀井解池立牆塹以封守熬波卽成非如南方瀕海待煎烹而易察此張方平痛論河北不可榷也夫何章子厚奸臣以箕斂之法而爲固寵之計河北之鹽始再榷矣此國朝鹽法沿革之大略也愚嘗因是而思之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也何者君子之爲國計爲公而不爲私小人之爲國計言利而不顧義自公私不兩立義利不相合而天下之正論廢矣齊之鹽筴不行於太公之時而行於管仲圖伯之日漢之鹽榷願

罷於賢良文學之口而力行於桑宏羊小人之說此猶
可也國朝淮鹽之法李沆以公行之而便蔡京以利行之
之而病解鹽之法盛度以義行之而利蔡京以利行之
而弊庸蜀之鹽王堯臣不之權而王宗望權之河北之
鹽張方平不之權而章子厚權之君子小人其柄鑿也
如此彼小人者不過以規利爲遠謀以富國爲大功而
國家之重計生民之大業彼何知焉古今之所以爲民
禍者未有不由小人之誤國信矣夫天下不可一日無
儒者之論也

李觀通商論

先王之制未有始善而終不弊者蓋作法之時上心切至吏皆圖功人皆畏法而奸謀未生胡不善累世之後事同凡常吏或懈弛人或慣習而奸謀日生胡不弊彼官初糶鹽時操其贏甚厚而國郡鹽積常不足今以數萬家之眾食數十戶之鹽一銖一兩且不可與官爲市必取於斯人之徒其勢必雜以糞土是以公鹽貴而汙私鹽賤而潔以此利輸於奸而官糶益少鹽益滯矣然令非緩法非輕也但利之所誘雖日刑人弗能禁也故今日之宜莫如通商商通則公利不減而鹽無滯矣何謂公利不減夫官自糶鹽利信厚矣然舟有壞倉有墮

官有俸卒有糧費已多矣若官煮鹽而糶與商人使自行之既權其息因取關市之稅而費省焉是公利不減也何謂鹽無滯夫商人眾而務售則鹽不殺雜所至之地又以糶於市人則到肆多得斤賣賣者多而務售則鹽亦不殺雜昔啖糞土者今皆食鹽昔竊販者今皆公行鹽之用益廣是以無滯矣如此則財用足而刑罰清治世之懿也或曰官煮鹽而糶與商人有息焉有稅焉息寡而稅薄則公利損息多而稅厚則商不來何如曰不若寡薄之爲愈也寡薄則何以使公利不損曰東南和糶幾二百萬轉漕之費不爲不多今糶鹽與商以

米摧折則數百萬斛可坐致淮海是於公利豈少也哉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斯之謂與

明

葉向高鹽政考

國家之制鹽政也蓋邊政也鹽政修而邊政與之修也
鹽政弊而邊政與之弊也其故何也國初召商於塞下
輸粟餉邊給之鹽引一引而粟二斗五升耳無重糶之
費也所司毋留行食祿之家毋侵利一切奏請毋私予
毋傍奪之孔也竈戶給以灘場草蕩每引給工本鈔二
貫五百文有私鬻違禁者死無潰漏之奸也故鹽政修

也塞下之地盡墾而爲田坻京露積士飽馬騰無枵腹之憂邊郡旣實內地益充民得甘其食美其衣老死不聞徵發無轉輸之苦也屯堡星聯兵農雲集耕夫得安於力作而胡馬不窺於長城無蹂躪之擾也故邊政修也鹽政之弊也則有存積常股之害興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價開中越次放支是法以罔利弊也則又有折銀之害興商輸之運司運司輸之度支度支輸之邊內帑苦於供億沃壤化爲蒿萊急目前之羨餘忘百世之長利是法以見小弊也則又有奏討占窩之害興勦戚權倖資緣請乞名曰餘鹽恣

行夾帶但憑城社無敢譙訶是法以私竇弊也則又有
增價之害興成化間折銀三錢五分耳正德間則四錢
五分嘉靖閒則七錢官有羨徵商無溢入是法以重課
弊也則又有衙門要索之害興商登籍於戶曹趨而給
引於南戶曹又趨而受鹽於運司又趨而至於行鹽之
地往來馳逐動經旬歲奸徒憑其翕張壘胥視爲囊橐
然且有罰之金贖之緩關節之苞苴操踰束濕利盡吹
毛是法以侵削弊也則又有守支之害興程期累次魚
貫積薪沒身無及妻子代支資斧竭於餽糧錢神疲於
公府是法以留難弊也更此數弊商困極矣乃寵之病

也則又有總催之害興灘場草蕩半爲并兼賑濟官銀全破乾沒分產影零傭奴服役是法以豪強弊也則又有賠累之害興計劉晏轉輸鹽之爲利從來久矣國初經制遠邁前籌乃在今日潰決萬端商竈兩病頃邊事又告急矣膏脂旣竭輸挽日艱督餉文移填委於司農之府當事咄咄計無復之茲非所謂鹽政弊而邊政俱弊之明驗歟窒罅導流以濟緩急則其說可稽已減額課也省搭配也平掣支也絕請乞也清場蕩也給工本也寬私禁也乃其要在處置餘鹽也餘鹽溢而私販多矣私販多而正課阻矣正課阻而國用虧矣縱之則病

商操之則病竈操縱兩失其宜則亡命之輩潛山泛海之徒得陰持其柄以爲市今淮揚之間高可大橋橫行出沒關吏不敢譏而有司不得詰者皆私鹽一入官雨水消鎔督償日急鞭扑無聊流亡轉徙乞貸爲生是法以操切弊也嗟夫管仲佐霸吳淠竊雄宏羊心販之奸人也無事則竊利權有事則爲亂階是甯可不杜其源而防其漸哉故先臣邱濬欲行給牢盆法而霍韜欲復國初鈔法凡皆以收餘鹽之利而塞扞網之端操是說而推廣之要以存竭澤之虞甯稍通融於商竈嚴吞舟之禁毋輕假借於奸徒使利行若流商至如歸無倍徵

有溢賦不亦今日資鹽策便國家之長計哉若夫講求立法之本意修明已示之舊章復飛輓廣屯田塞下餘鹽腐之饒度支省轉餉之苦鹽政邊政兩利而俱存則二祖之功令在又何論於區區補偏救弊之勞也

李廷機鹽政考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也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

靈州西河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儲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令商自爲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圉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閒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滿地給草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鹽政操縱有權調

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
亦足稱美善矣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
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價開
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
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
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迹絕於塞
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
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也自宏正閒始
也或勦戚恩賜或權倖請託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
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剩堆積名曰所鹽一以供

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自守
支始也次同貨魚繁同積廩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
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自總催始
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
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貨爲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
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
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利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
鹽價踊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
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
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餘鹽者絞貨

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卽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閒鹽徒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綱維不弛微察有加焉猶曰如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便而橫擊吾何以行之故鹽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火祖宗之法斟酌畫一藉令在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於區區鹽政哉愚謹考其始末詳其變遷以俟司國計者鏡焉

汪阿玉鹽法論

萬厯初兩淮鹽法如世廟時制毋紛更商人亦便習安

之然行鹽額地自正德嘉靖後割江西五府

南安贛州袁州臨江

吉安及湖廣一府

永

行廣鹽臺臣至累疏力爭不能復額

課日增行鹽地日蹙勢不能遠售且廣鹽既通諸越境

私販者不可遏民間亡慮皆賤買私鹽而淮鹽大阻故

水商船往返勢不能無愆期而淮南鹽歲掣減舊額四

之一乃部解餘銀六十萬歲解毋容緩則預徵於內商

以取盈其數至二十年以後所預徵商銀百五十餘萬

始以鹽上堆而徵堆鹽徵盡則徵在倉鹽久之將商未

買引而徵也其後甯夏叛及島夷內訌以客兵餉費鉅

無所出始議增甯夏引鹽八萬東征引鹽四萬有奇名
加增鹽附單搭掣以佐軍興旦夕之費而諸宿猾巧爲
奸利者往往營部劄付援爲例於是有加罰違沒引鹽
違沒者商人領引年遠及卽號不明敝引或歸爲火燬
帶沈消折鹽去而引存皆沒官引或引遺落燒燬引去
監存雖有鹽不得行爲沒官鹽俱禁無得買補及是而
商赴部請加罰如中納之數或買新引配鹽或領故引
支鹽俱越次超掣大率如河鹽及新增鹽類以舊鹽舊引而告加罰故許命
搭掣射利者趨焉而運司黠猾吏重賄因得主使官司
加罰而盜賣之諸領部劄者反不與繇是眾大銜憤會
上方大權海內商貨因奏言兩淮沒犯引鹽歲久山積
遣內臣賣之可得銀數十萬爲大工費二十七年始遣

內臣查積鹽敕所駐爲鹽政府焉旣至而沒官鹽歲久

消折盡

先是亦有給火票許商經賣者故啟事端

乃括藏中積餘銀五萬上

之所分委查鹽官四出探巨商積鏹累巨萬者捕鞠治

籍其貲以獻卽沿海竈戶稍殷實無得免久之乃疏掣

賣兩淮犯沒八萬餘引附單搭掣歲輸銀十二萬兩入

帑先後鹽法御史累疏諫極懇切不報然鹽政內臣歲

欲取贏於商猶時時羈縻之而水商行販楚中者受權

稅使禍尤憺急則烏舉獸散無復有願買新鹽者矣嗚

呼自代有鹽法以來未有若我國家九邊軍實半仰給

於鹽課兩淮歲課百餘萬安所取之取之商也商安所

出出於竈也以區區海濱荒蕩莽蒼之壤民穴居露處
魑魅之與羣而歲供國家百餘萬金之課自鈔法壞而
優卹爲虛所恃供課之外商收其餘鹽得錢易粟以餬
其口若商不得利則徒業海上饑無所得食是坐斃耳
將強者冒禁公行集眾私販因而椎劫甚則盜弄潢池
震動城邑若唐末黃巢王仙芝之類是矣故商不得利
之禍淺而竈不得食之禍深卽如邇者中使一出海上
驚惶焚刈草蕩不顧煎辦官雖多方撫諭亦莫如之何
且商人皇皇爲利令彼破家析產備受窘辱富者以貧
貧者以死彼所戀舊堆之鹽預徵之課未忍割而徙業

若束縛之急使至一無所顧今天下安得歲增民間百餘萬粟輸九邊以爲兵食者乎卽令晏宏羊晝策恐無掾於蕭牆之變矣大都鹽法之本在恤竈在通商在慎任人先朝公忠遠慮之臣其成言具在

國朝

曹一士鹽法論

天地有自然之利焉固爲民而生之也爲民生之而不聽民之取之則利壅於上而下有遏絕無賴之憂然聽民取之而一切不攬其權於上則豪宗猾吏操贏縮以乘時之緩急其究也利歸於奸人而民愈重困夫天地

自然之利莫如鹽而一切攬其權於上者莫如鹽法論者以煮海之謀禁及聚庸輒以罪桑孔之律上及夷吾於戲耕鑿之變而爲井田井田之變而爲阡陌勢不可以復反也苟聽鹽之自生自息而無有爲之厲其禁者吾見海濱之民其亦日尋干戈於菹薪斥鹵之間爾矣有聖王在上雖微管氏得不起而大爲之防乎夫禁之是也而所以禁之之道固將以利吾民也考之於古鹽法屢變大抵不出收鹽與收稅兩端官賣與商賣兩術如齊則計其鐘釜而官出之又徵而積之矣漢則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矣後漢則衛覬請置使者監賣鹽

魏武從之矣陳文帝則立煮海鹽稅矣後魏宣武則收
鹽池稅利迄於永熙傍海置竈煮鹽矣唐開元中鹽池
有租鹽井有錢欠卽均徵竈戶矣至於收鹽轉鬻商人
置亭戶以司竈丁置巡院以捕私鹽者從劉晏之請也
宋雍熙中令商人輸粟塞下增其直給顆末鹽矣端拱
初置折中倉聽商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矣至建
鹽倉於眞州俟漕船回空卽載鹽散之江浙湖廣者本
李沆之議也有明參用漢唐宋之法洪武中每竈一丁
給工本鈔二貫又給以草蕩灰場此卽官與牢盆之意
也又令商人輸粟詣邊換引邊粟實而鹽課不虧是用

宋法而得之者也自宣德而有存積常股之名以八分
給守支客商以二分存官候缺餉召中人到卽支其價
重迄宏治朝徐溥倡議而葉淇成之令淮南引鹽悉輸
銀戶部送太倉銀庫分送各邊是用唐轉鬻商人之法
而亦未爲大失也乃自成化時林誠奏定鹽課之例以
半折銀解京半存場給客於是不徵鹽而徵銀遇有僉
補卽議均賠鹽法始與古大變私販之徒有以藉口而
利歸於奸民害叢於貧竈延至萬厯之季而民困甚矣
夫法之旣敝未有不窮者窮而無所入於是必有一途
焉因其勢之不得然而自趨之在上者因而予之則

民樂其便而法可以久則今者商買鹽於竈而官取稅於商誠不易之法已何者官徵銀於竈而私販滋多則官病官取鹽於竈而吏上下其手不免有抑勒折閱之患則民病孰若竈自煮之竈自賣之無亭戶總催之賠納無各鄉濱海之區分商自收之商自鬻之無存積常股之濡滯無折徵給發之紛紜其法若與古一變而歷代之積弊廓如民之所便勢不得不趨於是卽理不容不出於是故曰法莫良焉然而商人計引以買鹽引額之外商人不敢問也而鹽之所產實不可以引額限於是私販之弊復叢生其間官從而立之程曰歲捕私鹽

當若干捕不及額者有罰利之所在雖嚴刑峻法莫之
或止有朝鐵趾而夕泛鹺耳不甯惟是此數十萬游手
無賴之徒既無閒田以驅之農不爲私販其肯晏然而
已乎且夫上之人定其額而限之捕是明知夫鹽之所
產之不盡於商引矣委而棄之乃掩而取之於義何居
何莫非天地所生以利吾民之物也然則將聽其私販
而莫之禁乎曰不然民有不盡之利我固將以不盡者
予之而收其餘鹽請仿唐時常平鹽法每歲俟客引既
足卽令民以餘鹽具數詣官告買官爲給價如其與商
市之數籍而記之而上之於運司視其地去鹽鄉遠者

設倉置守如積穀之法遇歲霖潦鹽或不登商引告滯
價將踊貴則運司爲減價以糶散之州縣是其始也場
無棄地之貨所以利民者一其既也市無驟長之價所
以利民者又一而國家於引額之外亦可歲收餘鹽數
百萬石爲緩急之備此劉晏所以裕國而民不知病者
也曰官與商收鹽之價其不能如私售之價明矣焉保
民之必無出於私也曰吾豈特收之而已吾仍將禁之
請爲申明舊制負戴於道路者勿禁離場若干里以內
者勿禁而江海出入之所艨艟巨艦巡哨倍嚴矣夫前
者莫爲收之而徒禁之民瞪然於上之人之將置此所

餘者於何所也既收之然後從而禁之犯者必論如法
民又何說之辭乎若是曷不增引之額而必餘鹽是收
爲曰有定之謂額無定之謂餘額一增則後不可復減
且商人方怵於正課之難辦又增其引誰樂受之若夫
餘者多寡視晴雨有無在勤惰不拘其數不强其來此
國家所以酬美利惠窮黎而不譴譎於少男少女之算
異於所云坐長十倍也然則官收而官糶之與商並行
可乎是爭利也漢獻時以流民失業欲因鹽直市牛勸
耕偶一行之非盛世所宜有昌黎所謂求利未得斂怨
已多者不可以不戒曰我所爲收餘鹽者固以利吾民

也亦非以病吾商也此法行而私鹽絕迹商引無壅將
鹽之貴不至於傷民而賤不至於傷商民之利商與被
之矣夫商與民則孰非國家以自然之利共之者哉

魏源籌鹺篇

利出三孔者民貧利出二孔者國貧曷以便國而便民
作籌鹺篇

自昔筦山海之利以歸國家者必出其陽而閉其陰有
陰陽卽有官私故鹺政之要不出化私爲官而緝私不
與焉自古有緝場私之法無緝鄰私之法鄰私惟有減
價蔽之而已減價之要先減輕其商本而已議者動曰

減之又減安能敵無課之私此混鄰私於場私場私無課而鄰私有課議者又曰淮鹽引地受浙潞川粵之四灌其課或不及淮南三之一安能減三分以敵一分此又不知私鹽課輕而費重關津規例多於課本故遇官鹽減價之年鄰私立阻而不行提價之年鄰私雖緝而無益此已事之明效或又謂道光十載奏裁浮費以來淮課減存四兩食岸每引三兩加以場價壩費改捆費每引成本十二兩略符乾隆中阿文成公所奏之數安能再減不知乾隆中銀錢之價以兩兌于是昔時十二兩僅抵今日六兩之價詎可以名而例實淮鹽十載以

來江南湖廣大吏整飭又整飭彌縫又彌縫而銀價愈昂私充愈甚官銷愈滯場岸復積存三綱之鹽去冬甫請對折行鹽今冬復請兩綱展緩如窶夫之患債如逋戶之畏賦如垂病之日延一日如窮鄰之月攘以待來年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利之法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與其使利出三孔二孔病國病民曷若盡收中飽蠹蝕之權使利出於一孔出一孔之法如何曰非減價曷以敵私非輕本曷以減價非裁費曷以輕本非變法曷以裁費夫揣其本以齊其末君子窮原之學也宜民者無迂途實效

者無虛議大人化裁通變之事也欲出一孔無外四端
一曰額課減而不減淮南鹽課正雜錢糧舊不過三百
數十萬兩以額引百四十萬計引止二兩數錢自帑利
匣費併入引課又加外支雜費遂引至四兩有奇今淮
北既歲撥溢課協貼七十萬是南引可縮至三兩有奇
淮南鹽課號甲天下其實每年何能運足百四十萬引
之鹽徵足四五百萬之課雜款緩納動欠數綱奏銷虛
報並欠正課計一綱之全課數年尙未完清是無減額
之名而有減額之實也計淮南綱食鹽共完入奏銷正
雜銀二百萬兩外加帑利鹽規匣費院司節省辦貢辦

公外支雜費外加參價十六萬兩倉穀八萬餘兩其每
綱銀四百七十七萬兩除淮北代納協貼七十餘萬外
每綱計三百九十餘萬兩額行百四十萬引計每引徵
銀二兩九錢應請作爲定額每年一綱以外無論提行
溢銷若干攤課而不增課假如溢銷至四分之一卽每
引錢糧可攤減至二兩有奇若謂鄰省川粵浙潞課額
懸殊恐減價仍難敵銷則請徵以二事道光十一年三
月漢岸跌價卽銷九萬五六千引每月額銷祇六萬引
及四月提價卽僅銷五萬引使盡如季春一月內減價
之銷數每年當銷百有十萬餘引川粵潞私全行敵退

卽一楚岸已應溢銷三十餘萬引何況江西安徽皆同
各岸私鹽盡退豈有引不溢額課不足額之理是有減
課之名而有溢課之實者一又若淮北試行票鹽之初
亦惟恐不逮額乃每年皆行兩綱之鹽收再倍之課歲
貼淮南七十餘萬是名爲每引徵課二兩實已每引攤
足三四兩之額此又有減課之名而有溢課之實者二
故曰額課減而不減二曰場價平而不平淮南各場有
商亭竈亭半商半竈之別又有鹽色售價高下之差商
亭產皆商置丁皆商招其所煎之鹽照餉計火歸垣每
桶二百斤兩桶成引每桶給價錢百文至八百文止鹽

價例無長落卽有竈丁借欠調劑通計每桶約加百文而止半商半竈者窮竈借垣商工本煎鹽桶價與商亭等此皆利在場商垣商者竈亭則產繳皆竈丁自置其鹽任售各垣其價隨時長落每桶賤則五六百文貴則二千餘文不等此利在竈丁者大抵場商十居五六垣商與竈亭各居十二其鹽色上白者銷湖廣次者湖廣江西通行惟極下之市鹽銷江西安慶不銷湖廣故桶價高下迥異又有堆儲捆運之費暨官私規草價長落之異每引鹽本至少約九錢一兩多者一兩四五錢及售與運商均送泰壩交易總視岸銷暢滯爲高下每遇

岸鹽獲利則場價愈提由場至壩僅數百里一季往返
數次而場商每引得二三兩之利運商卽每引暗增二
三兩之本故變法而不先定場價則祇供場商之壟斷
若道光十三年至十六年南鹽場價大長上鹽每引至
六兩有奇中鹽五兩有奇下鹽亦四兩有奇再加百斤
帶殘復一兩有餘較之目前平市每引相去二三兩夫
行鹽原欲使商獲利特未可使不納一課不行一引之
場商坐收倍利淮北先定場價始能改票南鹽何獨不
同如欲變法輕本應就目前平市定爲永制再裁規費
平草價以輕場商之成本或仿淮北官局派買或兼許

各食岸融運北鹽則南場自不居奇且暢銷提行場鹽
儘煎儘售有溢無壅則商竈亦將倍利故曰場價平而
不平三曰壩工捆工裁而不裁南場分通州泰州兩路
通屬之鹽由場一水通壩無須轉般過船費省期速泰
屬則場運二河中隔一壩般剝偷撒其弊甚大近年運
商願仿通屬之例津貼場商銀兩改出孔家涵口直達
運河終爲各壩工役所格其累運木者一南鹽五百斤
出場到儀徵改捆子包江西七斤四兩湖廣八斤四兩
其耗斤糜費透私濟匪更數倍泰壩若謂岸銷小包始
便何以鄰私皆百斤大包暢行無阻而官鹽反爲壅滯

可見子包改捆並無益於岸銷祇足爲官役把持偷耗之地其累運本者二從前淮北綱鹽則三次捆成大包千有三四百斤淮南綱鹽復改捆子包七斤八斤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皆絕不可解之制今欲輕運本速運期應照食鹽百斤出場之例分場設局逐包掣定無論通泰皆一水直達運河及至儀徵但有掣驗而無改捆其儀徵捆工仍令損舁船行仍令攬載市不易肆人不失業而泰壩距揚伊邇轉移執事所在需人何患安置之無地泰壩委員移駐孔家涵仿淮北大伊山抽驗之法儀徵監掣同知仿淮北西壩過載查驗之法仍令總掣

全綱但無改捆偷漏何患稽察之不周故曰壩工捆工
裁而不裁四曰各岸浮費不裁而裁鹽爲利藪官爲鹽
蠹而其蠹之尤甚者爲江西湖廣方其赴場重鹽也每
票千引需七屯船前後牽制不能分折且錢糧分四次
完納又有窩單有請單有照票有引口有護照有稅封
有水程有院司監掣批驗子鹽五次公文委曲煩重徒
稽守候而滋規費大弊一及商鹽到岸也有各衙投文
之費有委員盤包較硯之費有查火烙印編號之費守
候經年然後請旗開封又有南北兩局員換給水程之
費三關委員截票放行之費名色百出不可勝臚例費

歲七十萬每引約計一兩江西則不問鹽之多寡例費四十餘萬安徽三府食鹽官費亦三十餘萬兩每引皆攤二兩屢奏裁汰有名無實大弊二今爲變通易簡計移湖廣埠岸九江奏委總辦大員專司其事扼三省運道之樞且爲江督所節制之地其錢糧一次總納以百引起票其票先蓋院司之印持票赴場捆鹽過局過壩抵儀過掣皆止加印截角而無改給自儀開江沿途過關亦止加印加鈐而無改給湖廣江西專設鹽道之由由綱鹽均在省埠發賣凡定價值報銷數催補緩納課銀改給民販水程皆鹽道專責今輕本減售則不煩提

課鹽票既指明口岸票商在楚發販者亦可將百引之票轉給水販毋庸改給水程到岸銷竣繳票亦仿淮北之法聽其自便毋庸州縣催繳勒索且九江既設總局司每綱奏銷考成則江廣鹽道可改地方巡道淮南課重地廣縱使減價暢銷亦止能恢復引地斷無侵越川粵潞浙之理亦斷無轉灌淮北之事應請令江運入岸仍運北鹽外其江甘食鹽不許過江安池太食鹽不許赴湖廣江西湖廣江西岸鹽不許售於食岸共分四大界其在四界內者如所指州縣鹽過壅滯許其就地呈明改運鄰岸盡蕩煩苛與時消息而鹽如百貨之通流

矣江西湖廣糧船貨船回空皆可買載有課之鹽千金數百金皆可辦百引之票雲趨霧集而船私皆變正課矣夫以十餘疲乏之綱商勉支全局何如合十數省散商之財力眾擎易舉以一綱商任百十廝夥船戶之侵蝕何如眾散商各自經理之核實以綱埠店設口岸而規費無從遙制何如散商勢渙無可指索以綱商本重勢重力不敵鄰私而反增夾帶之私何如散商本輕費輕力足勝鄰私且化本省之私此皆淮北已事無勞多喙至地方吏既無行銷之責又無私梟之虞考成輕案廣省陰受化私爲官之益如淮北皖豫行票各州縣之

成效小損而大益何顧口岸之阻撓故曰各岸浮費不裁而裁以上四條計省科則四十餘萬場壩浮費百餘萬在場在岸官費二百餘萬其計減輕成本約四百萬然後就其所輕之本核其所減之價約其所餘之利而通計之湖廣鹽每引四百斤錢糧三兩鹽價二兩七錢此據上色真梁鹽價其次色鹽價遞減自場至儀船價八錢在儀棧費及損包關鈔共六錢四分抵岸船價七錢各處薪工店用八錢計每引鹽四百斤需成本銀八兩四錢四分江西鹽價更少一兩惟加到省駁費一錢五分共成本銀七兩五錢九分較目前湖廣江西鹽

本十二兩有餘者已減省四兩數錢輕重相去遠矣計減去錢糧一兩一錢鹽價一兩一錢揚費儀河等費二錢五分岸費九錢又江船隨到隨售無煩守往一年省桅封加戳等費亦減去八錢共約減四兩幾錢若提行溢銷錢糧攤減近二兩則成本不過七兩有奇目前子包岸價楚鹽上者售銀二錢八分江西二錢五分今但依道光辛卯春減售之價已可招販蔽私然辛卯減岸價而未大輕鹽本故運商無利不久卽提價滯銷今成本減輕隨到隨銷一歲往返二三次則每包再酌減數分而仍有數分之餘利豈尙不敵川粵之私此猶僅據

定額而言若試行之始卽並提行溢銷而計之將錢糧攤減至二兩以外使本更輕銷更速其效尙有不僅如是者而其扼要則在以九江總局奪江廣岸吏挾制需索之權故可慶十全而無一患淮鹺明而浙粵蘆潞之利害皆明淮鹺效而浙粵蘆潞之推行皆效故曰天下無興利之法去其弊則利自興矣鹺政無緝私之法化私爲官則官自暢矣衣垢必澣身垢必浴疇不知之爲千金之裘而必與狐謀其皮爲百金之饌而必與兔謀其羞何待撓格而始疑之故法必可行者其事必不果行

孫鼎臣論鹽上

治天下之弊當究其弊之始終得其所由生與其所終
極去之而利自見天下產鹽之地曰兩淮曰兩浙曰長
蘆曰福建曰廣東曰河東曰甘肅曰雲南曰四川淮南
歲引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有十課銀五百八十餘
萬兩淮北歲引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有二課銀二
十七萬二千兩有奇兩浙歲引八十萬五千三百九十
有七課銀二十九萬兩有奇長蘆歲引九十六萬六千
四十有六課銀一百五十六萬兩有奇福建歲引五十
四萬五千六十有二課銀三十萬二千六百兩有奇廣

東歲引八十一萬四千五百有十課銀六十四萬七千五百兩有奇河東歲引三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有二課銀五十八萬一千六百兩甘肅花馬池歲引七萬二千六百八十有六課銀一萬四千五百兩有奇雲南無引歲額以斤計者三千九百四十二萬七千一百課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兩有奇四川無額視一歲所售之數請引於部而備餘引凡五千蓋鹽課居天下財賦四之一兩淮最鉅其弊亦最甚爲鹽之策者亦獨繁要其歸則緝私也恤竈也裕商也爲緝私之說者天下無不食鹽之人生齒之息今倍於昔鹽之售反絀於昔則病

鹽者實私鹽也彼塞則此通矣其說誠是也然私果安出乎私之途非一船私者出於商船之船戶漕私者出於回空之軍船鄰私者出於鄰境之商梟私者出於所在之私販以其慄驚也而謂之梟功私者出於商所捕得之私鹽而莫盛於商所自販之私商賄吏而以滙耗爲名溢於額引者倍於售也先私而後官私無課而官有課也雖然商之販私非商之故課重使之然也課之重非課之故吏黷使之然也順治初始定綱數淮南之引一百四萬二千三百九十淮北二十二萬九千一百二十有二今淮南之引增三十五萬三千百有二十淮

北之引增六萬七千八十有六矣引目既增商未受鹽而先輸課輸課之外歲有貢貢之數五十萬在公之費又七八十萬其閒大工大師旅則有加價有加斤商又輒獻銀以佐

國家之急常一二百萬產鹽之地自場吏以上行鹽之地自卒役以上至於文武之大吏莫不有賂而又責之貨錢船戶以造船出財募人以捕私其爲用之繁且廣如是定制凡引課銀八錢三分及一兩一錢七分而商非銀二三兩不能運一引其後向之二者增而四三者增而五鬻一綱之鹽纔得三千萬而所費殆二千萬欲不

販私得乎故雖販私而吏不問也商私行而官引滯矣
總船私漕私鄰私梟私之數不敵商私船私漕私鄰私
梟私可以法戢而商私不能禁故緝私之說掩耳盜鈴
之說也夫鹽產於場場不私鬻私鹽安出禁其所販之
地不若禁其所產之地清其源而流自絕於是有議稽
火伏以禁場私者矣火伏者所以稽煮鹽之數也一竈
爲之鐫厯一晝夜一鐫之得鹽若干有定數起止皆場
官監之然諸場廣袤數百里火伏之時有先後逐竈逐
鐫而視之不能之勢也且夫計口授鹽度天下之丁制
爲引之數引之數有限而鹽之產恆有餘積有用之鹽

於無用之地欲禁朝不給夕之竈丁使毋私鬻禁嗜利之商與梟使無私市可乎禁之必收餘鹽以恤丁丁有餘力場無餘鹽私不緝自止此緝私先恤竈之說也雖然餘者委之無力之場商收之乎委之積困之綱商收之乎課逋帑絀欲仰於官而官又不能故恤竈之說亦畫餅以止兒嘍也不收餘鹽無以恤竈不紓商力則不能收餘鹽然則裕商其恤竈之本乎於是榷鹽之使司計之臣請蠲玉貢矣請免積逋矣請帶徵滯課矣請加價加斤而免其課矣又有封輪散輪之法以劑其盈虛又借底馬之法以資其轉運凡所以爲商計者無弗

至而商之困不蘇額入之課累歲而可逮官吏之費依時而無爽故裕商之說亦朝四暮三之說也原其所由始而極其所終其利弊之所在瞭然矣往者陶文毅督兩江當淮北積弊之後綱商盡散乃更其法爲民運官給票而收其稅命曰票鹽行之而效蠲一切之冗費其費則視商運纔損三之一而運鹽者已獲厚利積年之滯鹽頓空亦未沈立裁官估而歲額轉增之證也後十餘年淮南之商益困陸沔陽以文毅爲之而效也如淮北之法行之而綱法始盡散未幾東南用兵兩淮之引地戎馬交馳鹽法益掃地無餘而弊亦隨之蕩然盡矣

數窮理極向之鉤帶蟠結堅如鋼山紛如積絲數十百
年

廟堂之上勞心焦思以圖之閎識之士竭智畢慮以謀之局
而不可排障而不可開者一旦決去如轉石於千仞之
岡而墜之淵也雖人事爲之抑豈非天哉

孫鼎臣論鹽

往者亭林顧氏善劉晏之法而稱李雯之言亭林之說
後人習聞之舉之達於朝諗於當事之吏尼而不行則
所謂鹽利之不可罷也當道光之九年御史王贈芳嘗
以課歸場竈請矣襄平蔣相國與鹽政福森駁之越二

年華陽卓相國太僕寺卿梁中靖翰林侍講學士顧純
又以是請安化南文毅駁之今觀其駁議之言則慮場
地之廣而漏稅也竈戶之貧而逋稅鹽之隨稅增價也
商之爭競居奇遠地之不得鹽場不能置庫而場官之
輦運煩也場官之職卑而稽察不能周也竈地之被災
而病稅也根窩裁而失業者多也根窩之說後卒裁之
亦無甚害懼竈地之不能無災則制田賦者亦豈能必
天之無水旱哉是數說者皆未嘗就其事之理而熟思
之爲之說而詳處之也誠著爲法以場商之有亭池自
煮鹽者爲鹽戶予以執照編之冊其有亭池煮鹽之竈

丁願爲鹽戶者告官一例子照編冊其貧無力以亭池
鬻於富民而自爲竈丁者聽命督撫舉廉能州縣官爲
場官而優其品秩稅銀之徵解考成視地丁錢糧例運
司總其成餘官皆罷其稅則通覈一歲舊徵正課之數
與各場一歲產鹽之數均之而酌其中每百斤定稅若
干必盡一毋畸輕畸重其舊徵之雜項勿計鹽戶自煮
鹽鹽成告官開市場官稽其數而監其買賣按所賣之
鹽依稅則納銀稅畢場官給稅票販商運鹽出場關津
驗票而行不問所販之地販商不問何人先於所在州
縣領照赴場買鹽無照者禁州縣每三月具其數上之

運司鹽之價毋官定稅則必畫一者均輕重以絕趨避也勿計羨者有鹽卽有稅鹽溢稅亦溢鹽無所爲餘則稅無所爲羨許貧丁以亭池鬻之富民者通貧富以重鹽戶順丁之情勿強也舉州縣爲場官者吏選慎然後鹽政清劉晏用士人之意也罷餘官而總於運司者一事權塞利孔也場官給稅票者利商旅譏盜鬻也販鹽必領照而具其數上運司者稽匿漏防侵欺也鹽無定價者產有衰旺物有高下市易之道不可以法齊也天下無無稅之鹽而私販不必緝鹽隨出稅隨入逋課不必督大商小賈人人得出財自運鹽而鹽無地不通壟

斷不必慮淡食不必憂官少而費省價輕而售易鹽之
利盡歸於場不必優恤而鹽戶自饒不必厲禁多取而
歲入自倍諸弊去諸利興因利利民而國亦賴焉者此
也道光之初綱法猶未甚壞食鹽之利者眾稅徵於場
國利民利商利而官不與焉故雖以襄平之忠安化之才
不能不撓於眾多之勢時之未至雖賢者無所用其力
歟兩淮之綱旣廢引地之禁亦盡弛東南民之食鹽莫
可究詰其直不減於昔之綱鹽民不食賤而

國失數十萬之課利權旁落皆中飽於姦民鹽法之更宜
莫便於此時矣於是當事之吏始思往者之言謀徵場

稅而不立法不擇官自咸豐五年至七年七月稅銀止
入萬六千五百餘兩偷漏侵漁皆所不免或者遂謂海
濱隨地爲鹽不盡受場吏約束勢必設兵重刑而彼亡
命無不通盜雖賢能有難制且鹽官之不能盡罷猶河
吏之不能盡裁以爲場稅果不可行信能從吾言鹽戶
立矣猶有不受約束者乎鹽利盡歸於場猶有通盜鬻
私者乎定場官之考成而精其選猶有侵欺者乎傳有
之疑事無成建非常之原而蹈常習故之見牽於中以
此而責成功也難矣哉

王守基兩淮鹽務議略

兩淮產鹽之場二十有三隸通州分司者九曰豐利曰掘港曰石港曰金沙曰呂四曰餘西曰餘東曰角斜曰併茶隸泰州分司者十一曰富安曰安豐曰梁垛曰東臺曰何垛曰丁溪曰草堰曰劉莊曰伍祐曰新興曰廟灣隸海州分司者三曰板浦曰中正曰臨興二十三場其徵折價銀八萬六千六百十五兩零前明本係按丁徵鹽今則攤丁於地而計其亭場池陂出鹽之多寡酌定科則交納銀兩故謂之折價海州三場鹽出於曬行銷淮北餘則皆出於煎而行銷淮南焉煎鹽之法擇鹵旺之地堅築如砥名曰亭場候鹵氣上升地有白光攤

灰於其上灰卽煎鹽所燒之蕩灰也五更攤之夏日至
午卽起鹽花春初秋末常須竟日冬則鹽花歸土必風
日連霽鹽花始凝帚掃成堆昇之於池沃水淋之大池
之外承以小池再淋之方成白滷試滷之法投以石蓮
浮而不沈卽可以入鰕開煎矣鰕者煎鹽之釜也似釜
而淺前代用盤重而難舉鰕較爲靈便然重亦四五百
斤係灣頭官廠鑄造私造私買者有禁煎滷於鰕俟水
竭氣凝微入阜角卽晶瑩成鹽每一晝夜爲一火伏出
鹽若干有定額焉不能欺也曬鹽之法掘地爲井其上
築土爲池由頭道以至九道則鋪瓢池平時漬水於井

以成滴用藤斗戽之於池層層漬曬至甑池方能成鹽其出鹽之多寡則以池之大小爲差凡煎曬鹽皆預領旗牌有竈頭竈長巡視稽察籍其數而報於官各場建有鹽垣設丁役巡邏官爲司其啟閉竈戶之鹽皆運積於此以待商人買運蓋以防其走私此場竈出鹽之大概也商人運鹽例分綱引食引綱引遠於場竈斤輕而課重食引附近場竈斤重而課輕今則斤重如一而課額分仍江蘇之江甯揚州二府泰興一縣安徽之甯國府和州含山全椒爲淮南食鹽引地安徽之安慶池州太平三府湖北除鶴峯長樂咸豐來鳳恩施建始六縣

外其餘全省湖南之長沙岳州寶慶衡州常德辰州沅
州永州永順九府靖州澧州二直隸州永綏一廳江西
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建昌撫州臨江吉安瑞州袁州
十府蓮花一廳爲淮南綱鹽引地江蘇之淮安徐州二
府海州一直隸州爲淮北食鹽引地安徽之鳳陽廬州
潁州三府六安泗州二直隸州及滁州來安桐城河南
之汝甯一府光州一直隸州爲淮北綱鹽引地其畫限
分界皆因山川形勢有要隘以固藩籬非偶然也引商
入場支鹽名爲捆重由運司發給照票載明引包數目
每引一包場官驗票發鹽淮南二十場鹽包出場皆先

抵秦壩壩官有掣驗過壩由六牯河入運河以抵北橋
橋上有掣驗過橋六十里抵儀徵齊泊天池木關外以
候儀徵所掣掣畢將鹽包損入鹽垣另改子包子包者
緣江廣引地多山谿小縣水道狹淺故改小包易於運
載湖廣子包重八斤四兩江西子包重七斤四兩安省
子包重七斤四兩有奇鹽大使主之改包完竣然後由
王帶河入江分運各處口岸而開江放船又有臨江之
大掣馬淮北三場鹽包出場皆經板浦關抵永豐壩由
壩陸運至黃河北岸渡黃河後復陸運至套河由套河
駁運至於三壩攢鹽過壩昇入長江船內十五里而至

淮所俟所掣畢然後由海河入烏沙河分運各處口岸
引鹽自出場至應銷口岸所歷關隘皆有稽查且開綱
之始如橋掣所掣臨江大掣鹽政皆親蒞之以重其事
蓋以防其夾私此引商運鹽之大略也至於引課前明
兩淮祇行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餘道每引載鹽四
百斤淮南每引徵銀一兩三錢淮北每引徵銀一兩一
錢其徵課銀九十五萬餘兩

國初因明之舊但以引重難於稱掣故剖一爲二行引一
百四十一萬三百六十道每引載鹽二百斤淮南徵銀
六錢七分零淮北徵銀五錢五分嗣則甯餉有加引新

增有加引歸綱有加引甯餉者因明時甯夏用兵餉糈
匱乏兩淮派增九萬餘引旋即停止後經戶部查出令
淮商照舊行銷新增者因順治年間兵餉浩繁戶部奏
加淮引十六萬道歸綱者前代法疎凡食鹽口岸雖有
引數皆歸於綱地勻銷後則嚴於緝私食岸亦能銷引
經商人在部呈請加增引目約二十萬餘道吳三桂之
變衡永等府皆爲所據引目停運克復以後不但額引
照舊行銷竟有商人屢次京控情願先呈課銀將以前
停運之引全行補運則因此而加引焉鹽課之例無豁
免蓋源於此以其時值豐旺能獲三倍之利也其餘有

因增丁而加者有因暢銷而加者款目繁多統計加增引目幾及正引之半而斤重遞增亦至於每引四百斤焉鹽多則銷滯經通綱籌議將新加引目割出二十六萬餘道可以運銷其餘則攤入通綱帶課而不行鹽又加以前明之王府食鹽倉鹽變價等項浮費皆編入額課故每引課銀淮南加至一兩一錢七分淮北加至一兩五分零遂定爲經制淮南派行一百三十九萬餘引淮北派行二十九萬餘引每年共徵課銀一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九十餘兩是較前代已加增一倍而雜款帑息尙不與焉其解部雜款則織造河工銅腳共銀三

十二萬兩當初鹽政運司養廉優厚陋規亦多每年解送織造銀二十二萬兩爲製辦進貢物件之需又捐助河工銀五萬兩三藩之變滇銅阻隔鼓鑄銅斤派二十四鹽關採買運銅水腳皆差員捐辦兩淮捐銀五萬後將養廉陋規裁減遂皆按引攤徵作爲解部正款其入經制雜款則鹽官之養廉巡鹽弁兵之薪水各口岸之匪費匪費卽鹽商應酬各官之陋規嗣經查出酌留以資辦公其餘雜支等項共銀一百零六萬兩其外辦經費每年約七八十萬兩至帑息時有乘除每年亦五十餘萬兩總計淮商輸納之款在五百萬上下此引目課

程之大略也以區區三州之地所辦課賦至五百萬此非全因地利亦半由於人事如修河渠以利運設弁兵以巡私裁浮費以恤商籌款項以養竈法詳且備若得廉明大吏因時損益當爲萬世利乃奉行日久百弊叢生官視商爲利藪索費徇情商借官爲護符短斤營私積重難返遂至壅引虧課道光十年裁去鹽政歸總督專管經陶宮保奏淮北改行票鹽票鹽之異於引鹽者引商捆鹽有定額行鹽有定地永遠承爲世業票商則納一引之課運一引之鹽額地全無一定來去聽其自便官鹽滯銷之由不外浮費多而成本重故先減課額

以輕成本淮北定例每引正課銀一兩五分則減爲每引七錢更裁去一切浮費定爲每引雜課二錢經費四錢行之期年淮北大暢不但正課復歸原額每年銷鹽至四十六萬餘引除奏銷淮北正雜課銀三十二萬兩外更協貼淮南銀三十六萬兩嗣又帶銷淮南懸引二十萬納課銀三十一萬兩是淮北之課較定額又增兩倍矣此淮北改票之情形也維時淮南疲敝日甚一日至道光三十年開綱數月僅折新引四萬餘道經陸制臺奏淮南亦改票鹽其辦法仿照淮北而節目較詳如運司爲鹽務總匯其書吏積弊牢不可破則改爲領引

納課設立揚州總局辦理以清運司衙門之浮費漢口
爲江廣總岸其匣費雖裁而暗中之應酬仍多則改爲
票鹽運至九江驗票發販以除總岸攤派之浮費鹽船
經過橋關皆有掣驗原以防弊乃弊未去而費日增則
改爲壩掣以後不過所掣在龍江一關驗票截角其餘
一概停免以省掣驗之浮費鹽包出場以至江口其駁
運船價及損鹽改包一切人工皆有吏役經管因而從
中勒捐則改爲商自顧覓不准吏役經手以革勒捐之
浮費至引目則減去滯引三十萬道每年祇行一百零
九萬引俟稍有起色再復原額至課款則定爲每引正

課一兩一錢五分雜課一兩九錢二分經費六錢五分
入釐食岸正課相同雜費減半交納以外絲毫不准浮
收其把握尤在於以帶運之乙鹽爲新引之加斤乙鹽
者乙已一綱鹽船運至漢口全遭回祿商人皆已納課
例得補運故定爲每運新鹽一引帶乙鹽二百斤每引
以六百斤淨鹽出場至儀徵改爲六十斤子包一引十
包取其易於稽查旣大裁減浮費又多運鹽二百斤成
本輕減不啻一半故開辦數月卽全運一綱之引是年
兩淮實收銀五百萬卽往昔盛時亦不是過此淮南改
票之情形也總之兩淮改票皆因舊日引商辦新章票

鹽其一切緝私藩籬具在而爲輕其成本除其積弊應
手奏效理勢固然無如行之未久卽值江甯失陷淮南
遂至片引不行經戶部奏令就場收稅每鹽百斤收稅
錢三百文始猶一年收錢數萬串漸至一年數千串又
經總督奏改秦壩設立總局每鹽百斤或交錢三百或
交銀一錢五分聽商自便行之數年亦毫無起色總緣
長江不通鹽無出路卽辦無善法淮北運道亦時塞時
通經總督奏明每年只運二十九萬正引然亦數年之
久始辦一年之課因存壩之鹽始爲苗沛霖等所據商
人不能捆運繼則漕督派帶餉鹽加以節節抽釐商鹽

成本過重遂至私充官滯蓋兩淮數百萬課帑至此全
棄於地矣迨江甯克復南北肅清此淮鹽暢銷一大機
會也經會中堂先後整頓淮北悉遵票鹽舊章每引四
百斤築爲四包正課一兩五分雜課經費六錢外捐數
分裁餉鹽以恤商禁毛鹽以淨私毛鹽者解捆拋散之
鹽貧民例准收拾零賣後卽藉以販私票販運鹽五河
爲必經之處於此設卡每包抽釐錢五百文運赴上游
正陽關爲總匯於此設卡每包抽釐錢五百文核計每
引抽錢四千較課幾重兩倍故近年亦祇運二十九萬
正引不能如昔暢銷焉淮南則就秦局收稅章程每百

斤收銀一錢五分但於各省口岸分設總局辦理督銷
抽釐事宜商販到壩買鹽定爲一引六百四十斤改作
八包每包八十斤由局掣驗後發給照票不赴儀所過
掣直運大江至大勝關大通安慶等處驗票截角運赴
各處口岸到岸後赴局繳票驗包官爲酌量盈虛而定
其價值發販行銷得價後完納釐金湖廣每引十一兩
九錢八分江西每引九兩四錢二分安省每引四兩四
錢江甘等食岸每引四兩更在內河酌收釐錢以濟淮
揚防費按半年奏報一次開辦之初一年約收銀三百
萬兩錢三百萬串嗣卽漸次短少一年不過收銀二百

五六十萬兩錢二十三萬串現今減去楚西兩岸釐金一兩八錢皖岸釐金一兩二錢又以漢陽抽收潞私有礙淮鹽地步奏明裁禁不知日後果能暢銷否也此則現在辦理之情形也夫論兩淮所抽之釐數較課額所差無幾而計兩淮所銷之鹽數較引額不過十分之三重於抽釐疏於防私以爲一時權宜則可矣若欲行諸久遠恐弊有不可勝言者平時鹽價官私相去數錢鹽法尤以淨私爲要兩淮之官私相去數十錢矣利之所在人爭趨之未審當事者將何術以善其後也夫淨私者必先於場成法具在而人病其太密抑又何哉

陳慶年南北異同說

淮南通泰二十場場垣不下數百戶綱食大引至五十
九萬七千六百八引之多配銷極於五省淮北祇有三
場鹽額祇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小引行銷不過
四十二州縣卽歸江運之北鹽亦僅止九縣此場岸之
不同也淮南各場鹽色參差不一淮北鹽色雖有上中
下之分無甚懸殊又淮南煎鹽可以隨時起煎淮北曬
鹽全重小滿前後旺掃以足一綱之額若入夏陰雨過
多滴水淡薄產額未足彌補卽難此產鹽之不同也淮
南運鹽至棧者曰場商運鹽至岸者曰運商淮北則在

場捆鹽運至西壩者曰票販至壩買鹽運至正陽關者曰湖販至關買鹽運至豫岸者曰豫販雖俱有界限然票販往往以滯銷自運出湖湖販往往自運至汝岸豫販往往赴壩自買自運不能如淮南場運二商一無屨越此商運之不同也淮南八包成引售鹽扣課牌價三兩有零淮北四包成引先課後鹽運至西壩出售水販每百斤定章一兩零數分獲利不及南商此本利之不同也南北定章全恃整輪淮南各岸分局之鹽到輪不銷准運至省局隨到隨銷雖少示通融究係到輪之鹽淮北湖販到關准先售二成完釐餘八成始行候輪則

輪章卽不能如淮南之板此輪規之不同也南北鹽釐
自定章以來皆總抽分解然北鹽到關如色粒下下不
合市銷閒令票販換船自作豫販運赴上下游分銷免
完鹽釐與南釐必由局扣者不同又南鹽必到岸後始
准水販赴局買鹽北鹽出湖以後例准隨地零售五河
以下如泗州盱眙等處正陽以下如臨淮鳳陽懷遠蒙
城等處均係銷鹽口岸釐數之盈絀必視過卡之多少
不能如南鹽必致整數到岸有一引鹽卽有一引之釐
此完釐之不同也南北自光緒七八年同受加引之害
光緒十年北鹽減新增十六萬引始有轉機豫省汝甯

廢岸近已規復故奏銷逐漸提前楚岸自增新引至今不能復還原額兩湖最暢之岸半爲川私所占此岸情之不同也淮北額課每綱限十箇月奏銷兩年銷鹽極旺之歲可兩綱有半淮南每綱祇視能銷之數分上下半兩次造報三年始行兩年之額其甚者或不足焉此報銷之不同也自來淮鹺之壞往往否極於南而轉機於北然後南始從之額小則廢疾易起地大則膏盲難鍼也如道光至今其顯然者矣豈不貴於變通盡利之君子哉

陳慶年綱食異同說

兩淮舊有綱食之分綱鹽者明萬厯閒巡鹽御史龍遇奇所建食鹽者乃於單鹽過壩橋時抽點另堆俟鋪戶執引票支賣名目之判載於舊志者如此行鹽之法則綱鹽課重而斤輕食鹽課輕而斤重二者不同其他異同未能盡明也以今綱食情形言之其不同約有數端票運引鹽先由總局按各場存堆鹽數挨年遞給重照飭發場商運棧堆儲運商於開綱後投咨繳價挨輪訂運一切悉由官爲經理場運兩商皆不能自行主持食鹽各岸均係隨時指垣訂買如江甘高寶泰興天長等岸則由運司衙門給照捆重甯屬等岸雖由總局給照

而照入註明食岸指重字樣不入春秋派數之內是指
買新鹽與場商挨年發照定章兩不相涉此買鹽之不
同也楚西票鹽由棧開江非數月不能運到抵岸後鹽
倉守輪又非經年不能挨賣其間水販展轉相持時日
更不可臆計食鹽各岸距揚較近屯船內河居多卽甯
屬各岸出江之路至遠不過數百里且運岸隨到隨銷
民鋪隨買隨食並不日久堆儲是以新鹽無虞虧耗此
運鹽之不同也鄂湘等岸在棧買鹽按場分色畫定牌
價繳價定單挨輪派售場商無從擡價居奇食岸買運
全視場產之旺歉定鹽價之貴賤老堆堅質之鹽雖屬

重價易商亦不願售賣此鹽價之不同也綱岸票運鄂
湘西皖皆專任一岸食岸各認商必須以暢配滯如上
元江甯溢銷則以浦六滯岸配之江都甘泉獲利則以
儀徵滯岸配之此任岸之不同也綱岸由各商分辦存
岸鹽數甚多即使守輪挨運岸銷不虞缺乏食岸係專
商認運逐日定有額引必須隨時濟運方免誤銷此承
運之不同也綱票循環轉運上綱銷竣接運下綱並無
包完釐課之責食岸專商認運按年包課且有按季包
釐者銷場額足固不可必一遇銷滯額缺所短課釐必
須照額賠繳不容帶欠此責任之不同也票商運鹽歸

局凡一切銷鹽緝私等事悉由官爲經理商人並不過問食岸銷鹽全賴緝私嚴緊所需經費均係商人籌備每歲非累萬盈千不足以資得力此公費之不同也票販到岸祇派一二夥友守輪領價並無岸用名目食岸正分各店多則二三十處少則亦七八處辛資店用積少成多歲需甚鉅此外尙有一切雜用之款不在其內此岸用之不同也票商成本餘利視實文正公定刊章時雖不無少遜大約不甚懸絕運出一票之鹽卽有一票之利食岸指買場鹽以及緝私店用頻年倍加若再遇滯銷之年包賠釐課該商往往以虧本爲言甚至有

請退岸者此本利之不同也向行綱法時商人趨食避
綱鹽臣調停往往有綱食盡一之說綱商兼食食商兼
綱之議與今之法固不能強同哉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三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四

雜紀門

藝文二

奏狀上

宋

范仲淹議弛鹽禁疏略

鹽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
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
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爲今計莫若先
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

先也

蘇軾議減淮南鹽價奏略

臣伏見淮南一路財賦浩繁尤藉每歲賣鹽額錢一百餘萬貫資助經費而近歲連併不敷議者咸謂不能禁絕私販侵奪公利而然且瀕海瀉鹵所生而宿亳諸州連接京東西通商地分販者不宿昔而獲厚利雖峻刑不可禁加以私貨美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間既利於私易則官鹽無由得行止抑配坊郭人戶及過往載船如此課額何從而登辦也臣竊聞曩時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減價出賣或有欲只減出產州軍價直者臣

以謂遠近一概減價誠未易遽行且於出產地分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及通商鄰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絕則民間樂買者必眾而私販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

明

王瓊上鹽法議

一曰重邊餉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宏治元年校尉胡餘

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滋甚類解銀藏之太倉銀庫雖曰解邊備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不預蓄於平時必俟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餘銀將焉用哉此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廢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糴亦甚微矣宏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馬允中亦嘗建議然言之未久旋復廢革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是耶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賣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

邊甯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效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鹽課不多就於彼邊量課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如此則邊餉有備而虜患無虞矣二曰定勘合據洪武中時茶鹽引由契本銅板一百一十片俱南京戶部收藏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並所中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並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齎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鹽及刷印引目運司關頭給付商人照鹽發賣永樂中遷都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

戶部掌行惟鹽糧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藏及勘
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
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爲南京戶部南鹽引
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無繳到中過
鹽糧勘合數目慮諸商將勘合數目增添洗改無可稽
憑請於年終各邊收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
將客商齎到勘合字號納過鹽糧數目各造冊繳部比
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
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鈔謄字號轉發各邊
後以往返之勞仍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

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五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
課積於場豈無淹沒況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目
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
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
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諸
弊踵出豈非鹽法之大蠹哉乞令鑄造鹽糧勘合銅板
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部收藏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
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鹽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
轉發開中去處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
掌每號紙一張填寫鹽三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

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商民貫陞並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填贗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鹽完畢將勘合彙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糧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鹽數以憑年終照派各關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支鹽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

者將原派鹽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內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專掌鹽法冊籍計鹽課高下追理通關完欠考究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並比對勘合查革奸弊其有暇日不妨原委兼管如此則鹽課肅清邊儲無弊矣

霍韜上鹽法利弊疏

竊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止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卽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

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正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之失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止七十萬引饔殮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觔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閒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

禁賣私鹽絞死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經竈丁勿
賣私鹽是逼之餓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
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
餘鹽收藏本場每二百觔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
每餘鹽二百觔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卽絞死可
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
徵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以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
朝有餘鹽夕有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
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
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卽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

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富負
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
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私愈大頑民見利
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
負弩刃官不敢問近年恃眾往往爲劫此隙不弭必貽
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旣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
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
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
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開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
徵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開

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准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每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自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支每鹽一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卽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每商人竈戶兩

得贏利州縣士民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宏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討或勦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曰損自御史秦越奏革所鹽稱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者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

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七錢五分矣權
要賣窩復取利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
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
兩有奇商人專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
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
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
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
無策何爲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鹽法均而鹽法
立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爲實利則額
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鈔二

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卽處絞勿贖則
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
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
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稅充足如洪武時例一
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
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
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
百引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
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
私鹽竈戶不辯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

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止二百五十觔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觔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材者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卽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材者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卽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卽令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欣戚邊方

腹裏共爲心腹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卽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戶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卽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卽竈丁空腹

以死不然卽爲變行之而寬卽三百餘鹽之私盡入姦
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遁乃
區區拯濟區區招撫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
乎故賑撫徒勤而逃亡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
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鍋
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
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愈避重稅而趨
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
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蓋開寬
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日壅也

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甯日
頑民挾刃率而旅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船
千萬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集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
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
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
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
捕私鹽反受餌利而爲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
捕私鹽反向鹽徒乞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帶徑
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陞
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

數年則官軍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
日著則罪報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懼罪
罟以逃生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
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
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
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
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
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而愈淤愈
築而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
益鹽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

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
選人得失委託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
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
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尙書侍郎誅罰連坐
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
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卽天下可知也

陳士京甯國府改食鹽疏

甯郡六邑洪武初計口授鹽派有引額嘉靖時額引鹽
五百七十觔部冊載明至萬厯閒竟無粒鹽到埠止有
空引投銷卽官府時加徵督而商亦不至以甯閒萬山

之中離江五百餘里夏月水溢僅有宣城北路一綫通舟其餘五縣皆山溪迢遠肩摩步擔至秋冬乾涸卽此一綫亦不能通達夫路旣阻遠計其筋數不足爲搬運之費詎可望商人至耶則甯郡所派之額適以資其別賣而額引之課亦非商之爲甯輸矣鹽旣不至小民不得不於浙省近地販私濟用而捕緝株連良民又皆爲聖明之罪人是甯課祇入私販而甯民徒陷法網伏思高深二邑去江少遠皆蒙特恩准行食鹽甯國猶在高深之南去江逾遠獨不蒙皇上一軫念乎伏乞垂憐無鹽之苦究商人不至之故念小民私販之因敕下戶部

詳議照高溧事例准行食鹽卽不然查復祖制俾得裨補路費酌增引數別立甯鹽令徽西土三商兼運到埠則六邑生靈萬萬世感皇仁而甯郡鹽法永永無弊矣且增引則增課官鹽通則私鹽絕而向之食私者今皆無不課之鹽歲可得數萬金稍佐軍需是上有以濟國家之用下可以濟百姓之苦也

李汝華奏鹽政五議

歲行正附引百餘萬誠爲三商均利之法所慮者惟場鹽湧貴有當亟爲議處者蓋十年以前甚苦鹽賤而病竈近十年以來又苦鹽貴而病商往一桶重一百五十

勛者爲價僅七八分近漸增至三錢每一引須火鹽五桶則去價一兩五錢又去正餘價並包索賑濟挑河諸項雜費難以毛舉及賣與水商僅待價三兩二錢必至虧本如是而多賣之行正附鹽引難矣近聞兩淮病商脂之竭憤倉鹽之空極力清核改減價值誠爲疏通根本然而姦寵未必樂從也臣廣詢博採蓋有五事之當議焉一曰核倉鹽兩淮歲額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除開額逃亡及改徵折色外實徵本色上倉鹽三十萬三千二百餘引耳視之歲額僅僅強半以若干草蕩辦若干引鹽以待商支奚啻足矣乃單鹽停滯十餘

年未掣各場額鹽亦停下十餘年未支及至關支輒稱無鹽每千引或給四五百引或以不堪物貨抵償商恐違限不得不賈買以足榜派之數有唾手以任總竈負騙耳此誠近日商病急症竊謂三十場額課年年報完冊案具在報則有鹽支則無鹽蓋場官總催竈戶吏胥盡以場鹽鬻之私販無一登於廩者而分司官又與若輩互相貓鼠所望於鹽臣嚴督三分司官查核倉鹽按其十餘年來所報完數從何年起至何年止未經商支已入倉者幾何未上倉者幾何務要清核明白逐年追完盡入倉廩以示榜派之商隨到隨支務不被姦竈所

歸其所徵入之鹽或至充棟卽爲平價賣作商人火鹽
既省上倉耗費又免久堆消折而價以二錢一引爲率
儲司以給輪年支商如是則價無騰踴而竈無積騙此
誠甦商要務也惟是十年之鹽追於一旦喫緊全在三
分司之任怨而又不容過激以殘民因其家產酌其通
數或四六三七權而徵之事必有濟前鹽臣議令各場
四季報完欠每兩季輒委府縣官逐倉勘丈責令親臨
廩下將總催倉夫趕逐在外各年鹽廩用各色旗號詳
造四至文冊與旗相同春少則秋季補完秋欠則明春
納足分司場官卽陞任或劣轉務查報冊無少參差方

許離任否則另議亦良法也是在巡方者一查行之嚴其殿最庶祛倉蠹以實倉鹽誠平價第一議也其二曰禁越場以三十場所煎辦之鹽供各商關支買補充然有餘曷至踊貴三四倍於曩日惟是祖制三等榜派支買各有定場於此場支正鹽卽於此場買火鹽乃近年以來羣三十場支鹽之商而併聚於富安安豐梁垛何垛東臺五場場鹽雖欲不貴其可得乎彼二十五場者豈不以鹽爲業而正鹽則僅支折價火鹽則委棄莫收如去歲通州分司所申廟灣一場東南北三倉所積鹽至七百餘堆已榜派者不肯赴支未榜派者營求不派

欲不賣之私販其可得乎以彼五場鹽價之騰踴致此二十五場私販之橫溢私販溢則正鹽不得不壅此徵賤則彼不得不徵貴皆諸商自作之孽問其所以舍此而趨彼者何故則曰道里便也夫鹽聽於法豈徇商情之便利而棄此二十五場之斥鹵盡聽私鬻耶曰運河淺也夫掣摯有挑河之價徵儲在司本宜時淤時濬況三十六年疏濬之後逐段議工逐工議人定人分地每歲委查照名挑濬著爲定例臣部覆奉欽依商竈永賴何不查例疏通致爲支運梗耶曰人情習熟也夫三分司專設何用致彼濱海頑竈天高法遠人情翻覆諸商

難與交易則場官之受參養而佐姦頑分司之蔑職掌而營差委養成此患非一日矣顧嗜利之情商竈不異越場支買昔有明條乃商則廢法而上不之禁致鹽價之沸騰又一切以法格竈戶之情而抑價以徇商非事理之平也謂宜斷以榜派場分爲據派在某場者正鹽火鹽俱不許越場支買榜派之時必須照前院事規不許預先買求及派後告改每月支放完日呈院查察違者必重治以法惟是地有遠近則利有輕重前院議將三十場分別遠近者照舊數支買次遠者每引量加鹽十五觔遠者量加十五觔使地以漸遠數以漸增則

遠者不以病商而反以增利誠便而可行夫使諸商散
買於三十場而不羣聚於富安五場何踴貴之足慮哉
誠平價第一議也其三曰護商貲商人所以專趨富安
等五場者微獨以道里便也亦以地邇人稠懷貲無慮
若餘則除淮北五場外尙有二十場濱海人稀荏苒多
警厚亡之恐誰肯赴者竊謂各鎮標商輸稅幾何尙有
沿途護送矧淮商歲供百萬之課乃驅之不測之鄉以
逐蠅頭之利卽越場有禁其誰聽之故欲諸商徧赴各
場須逐場密爲護送無庸別添兵役各場竈勇與水陸
營兵各衛軍快哨巡於凡要害地方連營分部以相犄

角每營以三十人爲率擇一哨長統之每營僅隔二三里許務使聲援相及營卒更番半遊奕而半居守以遊奕之半夾衛商舟以行以居守之半時張應援之勢如有失事營哨必懲並嚴督地方捕官賊在必獲則地方永靖貲本無慮二十場不必驅之而自赴五場鹽價不必抑之而自輕誠平價第一議也其四曰窮弊源夫三十場草蕩之地自淮南起呂四距廟灣凡二十五場綿亘八百六十一里淮北起莞瀆距徐瀆板浦凡五場綿亘四百有五里每年煎辦鹽觔不知幾何而所供正課止三十七萬三千二百餘引耳尙逋欠不與商支則餘

鹽盡歸何處以朝廷煮海之利而悉付姦人橐中裝可恨也萬厯二年臣部覆御史王琢玉題謂禁捕私販固當嚴於經過關津尤當窮於產鹽處所凡私販鹽觔決無越三十場外自爲燒煮者總是各場竈丁苦正鹽之不買火鹽明通私販違禁盜賣該場官攢與分司官知情故縱踵習爲常此禁不嚴雖經由地方百方巡緝終難斷絕鹽引式中明載捉獲私鹽仍須追究是何場分所賣鹽貨依律擬絞國制森然竟格不行何也合行巡鹽御史通行兩淮管鹽官員務要常加密訪但有竈戶私賣鹽觔查照引式及節年題行事例嚴行處斷如事

體重大干礙官員指名參奏容臣部申飭諸臣嚴究弊源則鹽不洩於私販自不得不售於正商誠平價第一議也其五曰禁墾蕩祖制草蕩每場若干皆禁之以長草煎鹽而近乃漸墾之以開田積穀穀之利豈不信徒於草顧有所甚急焉者善乎前鹽臣之言曰蕩卽產金金不能燒灰淋瀝租卽充帑帑不能煎瀝成鹽語云利不百不變法乃今貪富豪三釐之租賣祖宗百年之蕩皆運司及三分司官圖陞租之利給帖爭先徵銀恐後場官分管批文起解在三分司各有十處莊田在運司則有三十處莊田此兩淮運司所以賢者視爲懼府不

肖者目爲奇貨請託營求不惟爲鹽法壞抑且爲銓法壞又不獨司國計者所當知也自前鹽臣上疏清理臣部覆奉欽依所委副使張鳴鶚等三臣查丈要見三十場地方舊額草蕩若干見經開墾成田若干陞科徵租自何年爲始租納何處運司查明另項收儲解部濟邊毋得朦朧隱匿以滋姦弊仍造清冊送部查考迄今十餘年矣竟無一字報部此豈前鹽臣所言盡囁語耶抑惡其害已而匿不舉行耶據彼疏中廟灣一場已開至九萬九千二百餘畝又三十六年查出草堰一場東西南北四圍並四十總開墾逃亡草蕩十萬畝有奇則三

十場可知矣今又越十年則所開又不知幾何矣開墾日多草蕩日促無從出草鹽將何辦彼豪竈方畢力於農畝鹽雖不欲踴貴得乎臣部近行兩淮令照原題回奏仍每畝陞租四分彼願納則租入亦濟邊之利也彼不願納則還歸而爲蕩尤煎辦之利也是在鹽臣嚴核請禁庶草日蕃而鹽易辦誠平價第一議也合此五者以平價萬萬無不平者其於行正附引百餘萬何鹽貴之足憂乎

李汝華上鹽法疏

國家財賦所稱鹽法居半者蓋歲計所入止四百萬半

屬民賦其半則取給於鹽策兩淮歲解六十八萬有奇
長蘆十八萬山東八萬兩浙十八萬福建二萬廣東二
萬雲南三萬八千各有奇除河東十二萬及川陝鹽課
雖不解太倉併其銀數實其該鹽課二百四十餘萬兩
又各邊商所中鹽糧二項併舊額新添計之實有二百
餘萬之數每歲完不缺額庶合民賦率補邊計猶少二
十餘萬乃今竟何如也蓋我朝鹽法自正德迄今凡三
壅而今爲甚正德末年權閹占窩淮鹽大壅至嘉靖初
年爲小鹽之法以疏之嘉靖末年鄢懋卿增行引三十
五萬淮鹽復大壅至隆慶初年龐尙鵬倣小鹽之法以

疏之迄今十餘年來璫課橫行淮鹽復益大壅謂亦宜
倣小鹽之法師其意以疏之臣茲不揣竊謂今日兩淮
鹽法須以急救二商爲主以急復祖制爲經以正行見
引附疏積引爲題目以預關引目改行小鹽倣前人已
事爲方略預關引目所以行新引也改行小鹽所以疏
積引也見行正引而帶疏積引如見徵正賦而帶徵夙
逋所以復祖制也祖制復而二商蘇矣二商蘇而國計
舉矣蓋新引之利人人所攘臂而爭趨焉者惟是舊引
日積無法疏通則併新引之例而相損之今有法於此
令得新引之厚息而又併沾舊引之微貲人其舍諸蓋

舊引新引皆以一商合併而行其虧本者少而獲利者多故積壅漸疏而新課無套搭之憂倉鈔盛行而邊引無不售之歎也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四